622 華嚴經境界是展卷無礙:

在這個華嚴經的境界,是說的「展卷無礙」:展的時候不妨有卷,卷的時候也不妨有展。所謂「<mark>展卷同時,互相無礙</mark>。」這種境界,不是凡夫所能明白的,也不是外道所能了解的,也不是二乘人所能證得的;這種境界,只有菩薩方能明白,方能了解,方能證得這種境界。

爲什麼二乘,和外道,凡夫,他不能證得,不能了解,不能明白呢?因爲 凡夫、外道、二乘,他<mark>執著的心呢,很重的</mark>。因爲執著心重,這個不可思 議這種妙境界,他就不能了解了。啊,他的執著,卷就是卷、展就是展, 啊,展和卷是不同的。

菩薩呢,的境界,卷時就是展,展時就是卷;啊,所以菩薩看眾生,生的時候,在他生的那一天,就是死的那一天!說,這話我才不相信呢?生的那一天,就是死的那一天,啊,這又怎麼講呢?是不是生出就死了呢?不錯了,生出就是死了。生出八萬四千毛孔,這身上有八萬四千毛孔,啊,那一天生出來了,那一天就死一個,死一個毛,死個孔。

啊,等你活十歲、二十歲、三十歲、五十歲、一百歲,啊,每一天死一個 毛,死一個孔,所以到死的時候啊,這毛孔啊,就都不通了,就都死完了。 啊,死完了,那又怎麼辦呢?又該生了。

啊,所以有個人說,哦!我這個身體老囉!我想換一個新鮮的,可以的!你要有趙州那個本事,就可以;你沒有趙州那個本領,那就不要打這個妄想。

趙州什麼本事呢?趙州啊,是不講道理的,啊!人家住的房子,他就硬搶來住!他怎麼樣呢?所以他有個事情不明白,想要到外邊去參方。這個參方參的什麼呢?就是參的,不明白。不是參的不明白,就是呀,這不明白的事情想要把它參明白了,這叫參方。

那麼在中國佛教的規矩,有「<mark>參方不留</mark>,受戒不留,還俗不留。」你要還俗去嗎?好!快一點。你要參方去嗎?好!啊,就一個「好」就得了;不是好、好、好!快一點。你要去受戒去嗎?好!快一點;所以這三不留。參方不留,受戒不留,還俗不留,你一定要還俗了,還留著沒有什麼用的。

所以呀,這個趙州,他也啊,八十多歲了,還想參方去!這真是啊,老頑 童,啊,老了要做小孩子。他一看自己這個身體呀,面上的,雞皮鶴髮; 頭上的髮都是白了,面上的都皺紋呢,像雞那個皮似的;雞皮鶴髮,行步 龍鐘,行步啊,啊,那麼鐘啊,鐘啊,就是啊,這麼走路都走不好了。

這怎麼參方呢?參方,這兩條腿一定要,是幫忙的;他這兩條腿呀,都不 和他合作,啊,不合作!啊,他心裏想要往前邁一步,啊,那個腳就往後 退一步;爲什麼呢?老的就是不聽招呼了,這個腿;啊,這個腿呀,天天 想要睡覺!啊,他就,怎麼辦呢?想個辦法!

啊,這個土匪,去打劫人的金錢,他要打劫搶人一個「房子」來!怎麼辦呢?一看這個侍者這個房子不錯,啊,給他當侍者的這個房子不錯!啊,那麼他就打他主意了。想!怎樣可以把他這個房子借來用一用呢?想來想去,唉,這都得要和他當面說。

啊,有一天,就和侍者說,說,侍者!我待你怎樣啊?這個侍者說,哦, 和尚對我太好了,和尚簡直和我愛護我愛的無微不至,啊,愛的最真了! 他說,那我對你這麼好,我要和你借一點東西,你會不會借給我啊?侍者 一想,我所有的東西,和尙如果借,那沒有不可以的,啊,就說,只要我 有的,你借什麼,我都借給你!

和尚說,好了,那你回去睡覺去,趙州就叫他回去睡覺去。睡覺去,這個侍者就回去睡覺去,覺睡醒了,跑到方丈和尚的房子裏頭去了!自己一照鏡子,又有鬍子,是又白頭髮了,啊!邁步也邁不動了!就嚇壞了!咦!我怎麼這樣子呢?我要找和尚去!

就趕快跑到他自己住的那房裡頭,啊,一看他自己在那,也在那坐著呢! 這個侍者就說,啊!這是怎麼的了?這個趙州說,不要吵!不要吵!慢慢 你就知道了,不要吵!這是暫時我借你用一用!

那麼這麼樣子呢,這侍者一聽,他這個身體是和尚說話,和尚的聲音;那麼他自己變了成了和尚這個身體,但是聲音呢,不是和尚的聲音;原來是把他和這和尚兩個人換了,換了身體。

和尚叫他不要吵,說,你不要吵!慢慢等我用完了,還給你,還還給你!那麼侍者一聽,啊,這吵也沒有法子了,已經搬了家了,想要往出搬也沒有法子搬,自己沒有這麼個本領,那就隨他去囉!

好了,這個侍者就做方丈,就做一個假方丈!啊,這個真侍者呢,就做了 一個假和尚!假住持!那麼住持,就收拾,去參方去了。 參學什麼呢?因爲當時有一個人問這個趙州,說,你什麼都知道,你知道 裏二外八是什麼?啊,這個和尚一,裏二外八是什麼?說,拿來給我吃了 它!啊,要他拿來給他吃了它。

因為他,當時這個趙州一睜眼睛啊,看見他說裏二外八,就有這麼一個好像饅頭,不是饅頭啊,那叫,北方叫窩窩頭,叫窩窩頭;這窩窩頭啊,這麼一個東西,裏邊是空的,外邊呢,饅頭裏邊是實在的,這個東西裏邊是空的。那麼他,但是看見這個東西,他不知道叫什麼名字?人家問他你這個是什麼?他不知道叫什麼?他看這是個吃的東西,他說拿來給我吃了它。

那麼這個人呢,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,他要吃,以為他是知道了是什麼,那麼也就不再問了。不再問,他自己就憂愁的不得了,這個東西叫個什麼名字呢?啊,不知道叫個什麼名字?

於是乎啊,就和侍者借他這個年輕的身體,他把這個老的身體交給這個侍者。他啊,用他這個年輕的身體去參方。參到北方,人家那做這個窩窩頭,正在做,這個做窩窩頭啊,這兩個大拇指頭在裏邊,這四個手指頭啊,在外邊這麼做,就這麼捏,這麼捏做這個窩窩頭啊,這叫裏二外八。

他不知道?所以呀,啊!就出去一參方,才知道,哦!就是這個窩窩頭!這才回來。回來啊,又把他這個身體給這個侍者,又把侍者那個靈魂呢,給侍者,他自己呀,又到這個老的裏頭,這個老和尙啊,這個裏邊去住去。因爲這個,所以說,趙州八十啊,還行腳!其實啊,他那個行腳,不單不是八十,二十來歲的一個人。

那麼這就是啊,人生的時候,生的那一天,就是有死的東西;死的那天, 又有活的東西了。所以因爲這個,說,展卷同時,展卷無礙,也就這個道 理。

啊,所以說,「正前展時」:正在前邊那個展開的時候,「即後常卷」: 也就是後邊呢,那個卷的時候。「正後卷時,即前常展」:啊,後邊那個 卷的時候,也正是前邊那個展的時候;這個<mark>展卷同時,展卷無礙,哎,展</mark> 卷亦如。 「展時即卷故」:展時啊,就有卷的那個道理在裏邊,所以說,「無量無邊法門海」:無量無邊那麼多的法門海。「一言演說盡無餘」:用一句話來演說那無量無邊的法門海呀,啊,也都給給說完了,盡無餘。

「卷時即展故」:在這個卷的時侯,也就是展開的時候。啊,「如來於一語言中」:這個佛呀,在一句話裏邊,就一句語言裏邊,「演說無邊契經海呀」:也就能啊,演說出來無邊無量,無有盡的那麼多的經典。啊,所以說,展卷無礙。